

入秋以来,周国天气依旧温暖。晴好时,苏苏便摸索着在冷宫里活动,冷宫什么都没有,她的血液中倾世花的神力越来越少。勾玉成为她的眼睛,为她指路,防止她磕磕绊绊跌倒。倾世花摧残着她的身体,让她越来越瘦。如今粉白宫装在她身上显得有几分空荡,腰肢纤细极了。宫中多柳树,闲暇时,苏苏走出冷宫的院落,会去折几支枝条,削尖柳枝布阵。制造真正的神髓,她得把倾世花里注入阴气。也不知道是不是巧合,每当她黄昏去折柳树,总会遇见嘴碎的宫人谈论最近受宠的昭华夫人。“陛下对昭华夫人也太好了吧,听说这几日,送去夫人宫里的赏赐源源不断。”“你们没听说吗,昭华夫人生病,还是陛下亲自照顾的。”前几日小顺子犯错,陛下勃然大怒,夫人求情,陛下立刻就不生气了。”“连什茶送来的宝物,陛下都用来讨昭华夫人欢心呢!”她们的笑语穿过一墙之隔的冷宫,透入苏苏黑暗的世界。苏苏听见她们也,提到了自己那你们说,陛下对冷宫这位,是什么意思啊?”“她啊,听说以前在夏国,陛下就对她恨之入骨,如今留着她,也是为了折磨她。”可先前她险些做了皇后。”有人嗤笑说“她现在眼睛都瞎了,如果陛下真的喜欢她,什茶的宝物为什么不给她。要我说,陛下厌恶她还来不及。”苏苏握住柳枝,不知道在想什么。秋风吹动她素净的衣裙,她扶着宫墙,慢慢走回去。柳枝可以引阴气,她盘腿,引冷宫的阴气进入左眼的倾世花中。阴气入体,冷得她瑟瑟发抖。日复一日,苏苏也渐渐习惯。阴气进入倾世花,她的眼睛不再经常流血。她知道,快解脱了。有一日夜晚,她坐在井边浣洗自己的衣裙。勾玉突然说:“他来了。”苏苏动作顿了顿,继续洗。澹台烬来得悄无声息,他没让人跟,也没拎琉璃灯,就在远处看着她。玄衣帝王冷冷看着清瘦的少女洗完衣裳,抱着木盆从他面前走过。冷宫里安静漆黑,她仿佛已经习惯,没人扶,熟悉地走过井边。她神色安静,双黑白分明的眼睛半点儿也不像看不见。少女似乎没发现自己,眼见她就要走进屋子,澹台烬下意识跟了几步。反应过来自己在做什么,他步子停下,转身走了。



鐮子帶上少女的手腕，澹台焮低眸，才看見她瘦了太多。她以前活蹦亂跳，生氣勃勃，如今臉頰瘦削下去，連手腕都纖細了一小圈。這一切都是他帶來的改變。蘇蘇很白，澹台焮使力一點都容易在她身上留下青青紫紫的印子，現在她的白變成了病態的蒼白。她眼睛里沒有神采，一片空洞。被強行戴上據說是“折磨”她的鳧苾鐮，她沒有掙扎，臉上也沒多少。澹台焮突然想起沈五姑娘，沈五也有過這樣乖巧的前夕。他想了許多，心裡像有個沉甸甸的東西壓着，按理這應該叫做難受。然而，胸腔下的心脏跳動始終平緩，他的心是冷的，他甚至覺得，她如今這個模樣也不錯。至少她再也跑不掉了，他不用睜眼就問暗衛，她今日還在不在。荆兰安說過，他是個披着人皮，沒有感情的小怪物。他以前不以為然，此刻明白這句話是對的。所有模仿出來的情緒到底只是假象，他內心是一片毫無波瀾的冰湖。恨他又有什麼關係，反正她的愛不會給他，留下恨也是好的。屋裡的人一直沒走，蘇蘇察覺到，睜開眼睛冷聲催促說：“出去。”澹台焮依稀又看見了童年那尊冰冷睥睨他的琉璃神女像。都這樣了，依舊那般高高在上。蘇蘇以為澹台焮聽見會走，然而下一刻，一隻手撫上自己的臉。她聽見他不帶感情地問“你想從冷宮出去嗎？”這是自從六枚滅魂釘釘入他心臟，他第一次沒用想掐死她的力道碰她。蘇蘇拿開他的手，突然笑了：你能讓我離開周國嗎？”澹台焮臉色微變，愠怒地看着她。你現在哪里都去不了，只要

孤还活着一天，你永远都别想苏苏说：“我要的你给不了，你给的我不想要。所以出去和不出去，又有什么区别呢？”澹台烬手指紧了紧，所以这是 在说，他的身边比冷宫更令她煎熬 吗？他就不该问这个问题，他明明 早已恨她入骨。她又冷又饿，憔悴得不成样子，才是他想看见的。苏苏以为说得这样清楚了，他恶劣的虚荣心会促使他迫不及待离开这间小破屋子，然而下一刻，她手腕被握住，他倾身压了下来。“待在冷宫的你，不过一个女 奴。”他又凭什么顾及她的感受。身下少女墨发散开，或许她永远也不知道她身上的气质多么令人 神往。像一块捂不化的冰，澹台烬恨她的尖锐，又觊觎她的清透。今日不是十五。” 身上的人要对她肆意掠夺前，苏苏突然开口。澹台烬只顿了一瞬，冷声反问：“所以呢？你以为你是什么身 份。”苏苏平静地说：“我只是想说，我对你只有恶心，没有任何感觉，如果这样你都有兴致的话 她没有说下去，嘴角勾出些许 朝讽的笑意。苏苏没有说谎，被他抚弄，她 半点儿反应都没有。结春蚕让她被 迫委身，然而没了药物，澹台烬的 动情在她眼里什么都不是。她心里也隐隐觉得古怪，怎么她心里也隐隐觉得古怪，怎么厌恶他，冰冷和他说话，他都还能 动情。澹台烬也明白了这个事实，许是对于男人来说，她的话足以让他 难堪。他恼羞成怒地握住她肩膀，冷冷审视她：“对我没有任何感觉？你 对谁有感觉？呵，萧凛吗，可惜，你亲手杀死了他，他也从来没有爱 过你。”苏苏抿住唇。澹台烬终于从她脸上看见了别的情绪，然而这令他更加愤怒。我让你恶心？很好，你再不 愿意，也只能待在我身边辈子！”苏苏无意间碰到澹台烬手腕上的 晃茈环，澹台烬顿了顿，到底还是没能进行下去，和衣走了。其实苏苏也知道今夜是什么日 子。她抚上小腹，久久沉默着。她不会为魔神孕育子嗣，他的孩子，只会是罪恶的血脉，苏苏无比庆幸，能毫无牵挂离开。苏苏的手指抚过冬袄，淡淡地想，该给叶冰裳一个怎样的结局 呢？她收集阴气良久，如今瞳孔如夜色一般漆黑，可惜眼中毫无神 采。阴日阴时就在三日后，苏苏知道自己回不去长泽山，这辈子都做 不成神女了。叶冰裳既然喜欢算计，这一次，就让她自己尝尝被反噬的绝 望。苏苏张开手，一只雀鸟轻轻落

她摸摸它的头，雀鸟身体隐 去，悄无声息飞走了。苏苏想过很多种可能，让她意外的是，竟然是甘白羽背叛了澹台 烬。勾玉也意外极了，心中的古怪 越发浓重。萧凛、庞宜之，现在甚至是忠心耿耿的甘白羽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也和叶冰裳有了关系。包括根本没有情丝的少年魔 神，为什么也会为她动容？难道勾玉也意外极了，心中的古怪 越发浓重。萧凛、庞宜之，现在甚至是忠心耿耿的甘白羽，不知道什么时候 也和叶冰裳有了关系。包括根本没有情丝的少年魔 神，为什么也会为她动容？难道

勾玉想起一种荒诞的可能，心中惊骇到难以置信。它几乎立刻想告诉苏苏，然而才要说话，神魂痛。它想起那个很早以前的誓言，发现自己根本没法说出这一切。勾玉叹了口气，心道没关系，反正所有的事也该结束了。邪骨旦离体，魔神会重新拥有情丝。那时候，他的爱与恨瞬清晰，过往种种都会明了。当日黄昏，苏苏发现自己处于辆马车上，她早就猜到会发生什么，醒来并不惊慌。然而对面的女子显然没有她冷静。



天地一场大雪，纷纷扬扬。她张开手，像只轻飘飘的蝶，从城楼一跃而下。而城楼之下，那个玄衣的身影，仿佛疯了般，想过去接住她。他跑得那么快，跌倒了立刻爬起来，但他离得太远了，远到像一条永远看不见希望的路。就在他想起用噬魂幡接住她的时候，噬魂幡被神髓划破，神髓落入他的身体。通体漆黑的邪骨从他身上一寸寸抽离，那一瞬他完全动弹不得。他眼睁睁看着，空中的雪变得安静又缓慢，像骤然被划开两个世界。世界外面，少女手腕上的鬼茈环，碎裂成一片片。她也像那金色手环一样，碎在了城楼下，他的眼前。世界里面他的右眼冷硬无情，像个局外人般注视这一切。然而他的左眼，血泪如珠，大颗大颗，不知道什么时候，已然流了满面。他朝她伸出手。触不到她的温度，只碰到了冰冷的雪和刺骨的风，冷得让人颤抖。似乎只过了一瞬，又似乎过了很久。似乎只过了一瞬，又似乎过了很久。澹台烬终于能动，慢慢抱住城墙下那具冰冷的尸体。他死死抱着她，左眼的血泪掉入她的发中。孤不信。”他低声说，像个孩子般边哭边笑，“你的潜龙卫怎么不救你。你不是很厉害吗？你都可以杀我，为什么，

为什么要这么做。这是个玩笑，一定是个玩笑。”

“鳧苾鐏，对，只要你魂魄还在，你就不会死。”

他像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，癫狂地去寻那鐏子。

金色的鳧苾鐏碎在少女身边，埋入冬雪中。万千将士看见，他们的帝王疯了般从大雪里找破碎的碎片。鳧苾的碎片把他双手划得鲜血

淋漓，他紧紧握住，一片都不敢弄丢。你看，我找回来了。”澹台烬

脸上全是左眼里流出来的血，眼中却充满着希冀，手忙脚乱地拼凑鳧苾鐏。

然而碎掉的鳧苾鐏无论如何也上，无声无息。她的手从他手中滑下去。

他面无表情，复又握住她的手，在她冰冷的掌心呵了口气。

外面太冷了，我们回家。”他抱起血肉模糊的身体，路过

叶储风，叶储风难受地说：“陛下。”玄衣帝王没理他，抱着少女直走。

大雪落满他的肩头。甘木凝也忍不住说：“陛下！”

他一直走，一直走，不敢停下脚步。身后是浩浩荡荡的大军，身前是一片看不见色彩的雪。一如澹台烬遇见苏苏那年，少女惊惶撞入他怀里。

而今，她再没了半点温度。七百多个日日夜夜，那些记忆终于慢慢清晰

她曾逆着人君群，杀死赤炎蜂来寻他，把他从大雪中扶起来，为他对抗赵王；

她曾在村落的湖畔捡到他，给他温柔清洗左眼的伤口；

桃花茧中，她抱住他，周围是纷飞的花新，无尽噩梦里，唇上那片温软的是她的吻。他们一同见过夏国皇宫、小镇

的月、浩瀚的江，世间离魅魍魉。痴情的狐妖，万年僵尸，可悲

的蚌公主，共同走过一辈子的般若浮生澹台烬记起来了，

过去那些尘封在心中毫无波澜的东西，一瞬变成惊涛骇浪。

他记起自己是怎么抱着一腔痴妄和喜悦，针一线亲手把希冀缝入盖头中。

见到她心里就情不自禁欢喜，忍不住看她，追随她。如今

噬魂幡破了，里面的老道死了，连困住她的鳧苾鐏也碎了。

迟来的情丝生根发芽，像攀岩的藤蔓，疯长困住他，他心脏疼，

全身都疼，连呼吸都觉得刺痛。他要怎么办，谁来帮他救救她

甘木凝追上去，看见那个不敢回头的青年，终于崩溃跪在雪中。

他如墨的发一寸寸变白，死死抱紧怀里的少女，无措地哭出声。

那是甘木凝这一生第一次见他流泪大哭。他想求，不知道向谁求。他想

恨，又不知道该恨谁，泪水冲去脸上的血迹，他终于撑不住，一口鲜

血吐出来。景和元年的冬天，对于临巍城来说，是一个灾难。

八皇子死后第二日，澹台烬亲自把他的身体剁成碎肉，喂给了恶犬。

他带兵屠了临巍城。满头银发的帝王大笑着，脸上溅满了鲜血。

他杀红了眼，最后躺在厚厚的积雪中，用面具盖住自己的脸，茫

然看着灰蒙蒙的天空。澹台烬不记得自己杀了多少

人。她爱世人，怎么这次不记得拿下他的面具，来阻止他呢？不是想

让他死吗？可他依旧活着，她怎么可以就这样毫无牵挂地离开了。

凡人的血温热，澹台烬却觉得 到处都冷。叶储风沉默着，把澹台烬带了回去。他也想不到，三妹妹的性子 会如此烈。他们谁都来不及救她，谁也没有办法救她。

苏苏手上凫茈鐲碎了，连带着澹台烬的手上那只一同碎裂。澹台烬以为自己早晚会死。可是偏偏，他并没有死去。这具身体曾经孱弱不堪，而今握紧拳头，都像注入了世间最纯粹坚韧的 力量。干净、强大的力量。那是他曾经渴求的 切，她全部部给了他。他心里空荡荡的，却没有觉得 欢喜。心脏里六枚钉子让他痛不欲 生，求死不能。